

102



中国中医科学院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硕士学位论文

THESIS OF MASTER DEGREE

晋唐时期中医美容方剂的历史考察

The Historical Review on Formula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Cosmetology from Jin Dynasty to Tang Dynasty

申请人：李瑶

专业：中医医史文献

研究方向：中国传统养生史

导师：廖果 研究员

2009 年 5 月 28 日

密 级：_____

单位代码：_____84502_____

分类号：_____

学 号：845022006021420

中国中医科学院

2006 级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晋唐时期中医美容方剂的历史考察

**The Historical Review on Formula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Cosmetology from Jin Dynasty to Tang Dynasty**

申 请 人：李 瑶

专 业：中医医史文献

研究方向：中国传统养生史

导 师：廖果 研究员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

2009 年 5 月 北京

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科研成果。对本文的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声明的法律责任由本人承担。

论文作者签名：李瑶 导师签名：廖果 日期：2009.5.31

关于学位论文使用授权的声明

本人同意中国中医科学院保留或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印刷件和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中国中医科学院可以将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他复制手段保存论文和汇编本学位论文。

(保密论文在解密后应遵守此规定)

论文作者签名：李瑶 日期：2009.5.31

目 录

中文摘要 1

Abstract 6

文献综述 9

1 前言 12

1.1 相关概念的界定 12

1.1.1 晋唐时期 12

1.1.2 中医美容方剂 12

1.1.3 历史考察 13

1.2 西晋以前中医美容方剂的发展状况概述 13

1.3 晋唐时期的历史背景概述 15

1.3.1 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概况 15

1.3.2 中医学概况 16

2 医籍中医美容方剂的载录 18

2.1 两晋南北朝时期医籍的载录 18

2.1.1 《肘后备急方》 18

2.1.2 《范汪方》 19

2.1.3 《刘涓子鬼遗方》 19

2.1.4 《小品方》 20

2.1.5 《集验方》 20

2.1.6 《深师方》 20

2.1.7 《如意方》 21

2.2 隋唐时期医籍的载录 21

2.2.1 《备急单要方》 22

2.2.2 《古今录验方》 22

2.2.3 《备急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 22

2.2.4 《外台秘要》 23

3 中医美容方剂的继承吸收与发展创新 25

3.1 对西晋以前中医美容方药经验的继承 25

3.2 晋唐时期中医美容方剂的传承与发展 26

3.3 晋唐时期大量美容新方的创制 28

3.3.1 治疗美容方剂治疗疾病范围的扩大 28

3.3.2 保健美容方剂的增加 29

3.3.3 方剂剂型的丰富 29

3.3.4 成药的出现 30

4 晋唐时期中医美容方剂的特点 31

4.1 与美容化妆品的融合 31

4.1.1 西晋以前化妆品的发展概况 31

4.1.2 晋唐时期中医美容方剂与化妆品的相互融合 33

4.2 经验用方的积累阶段 34

4.3 用药风尚 35

 4.3.1 取象比类 35

 4.3.2 喜用香药 36

5 讨论 **38**

 5.1 晋唐时期美容方剂发展的原因分析 38

 5.1.1 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繁荣 38

 5.1.2 社会普遍对美的追求 38

 5.1.3 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 38

 5.1.4 医学的发展对美容方剂的影响 40

 5.2 晋唐时期美容方剂的历史地位与影响 41

6 结论 **43**

参考文献 **45**

致谢 **47**

个人简历 **48**

中文摘要

中医美容方剂在历代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成果与经验,但一直散在各类古籍中缺乏专门系统的整理研究,近几十年的研究多集中在收载美容方剂较多的中医古籍中,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均不够,而从历史角度对中医美容方剂进行系统的研究更是空白。由于美容具备浓厚的人文属性和鲜明的时代特征,决定了必须结合历史对美容方剂进行考察和梳理,作为第一步,本文选择中医美容方剂发展史上的一个关键时期——晋唐时期进行研究,限于时间及能力有限主要对此段时期医书中的美容方剂进行考察,以期通过系统地研究,理清晋唐时期美容方剂的发展脉络,总结其特点及对后世的影响,为现代中医美容领域的相关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

《五十二病方》是现存最早记载中医美容方剂的医籍,其中载有“癍”、“巢”、“面皤赤”、“白处”等损美性疾病的治疗方剂 13 首。这些方剂中仅一首内服方,所有方剂均无方名,药味数少,多为单方,药物剂量粗略,几乎未经炮制。这些方剂虽然简单原始,但说明当时对损美性疾病的治疗已有了一定认识。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其他医书如《养生方》、《杂疗方》中还记载了一些兼具美容功效的养生方剂,虽然这些方剂的出发点并不是美容,却给后世保健美容方剂的组方用药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此外,西晋以前的一些本草著作如《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吴普本草》中记载了许多具有美容功效的药物,既有治疗损美性疾病的药物,又有保健美容药物,其功效已涉及美色、润泽、去黑肝、去黑子息肉,预防白发、坚发齿、长须发,治疗头秃、白秃,去臭气等,较之马王堆医书时期用于美容的药物明显丰富了很多,且一些美容药物如白芷、木兰、瓜子已被用于面脂面膏中。

西晋以前中医美容方剂尽管有了一定发展,但由于大量医籍的佚失及美容方剂秘而不传的现象,使得现今已无法看到此期美容方剂的原貌。而晋唐时期这种状况大为改观,不仅诸书纷载美容方,许多方书还开设了美容方专篇。《肘后备急方》是此期第一部集中收载中医美容方剂的医书,除载有许多损美性疾病的治疗方剂外,还有一些保健美容方剂和化妆品。隋唐时期的

医方书出现了一些荟萃古今的大成之作，其代表有甄权的《古今录验方》，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王焘的《外台秘要》，这些方书均载有丰富的中医美容方剂。如孙氏在《备急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中分别开辟了“面药”与“妇人面药”篇收录了大量的美容方剂，为现存晋唐医籍中最早的美容方专篇，王焘的《外台秘要》更是专辟一卷分门别类地收录美容方剂，是现存晋唐时期载录美容方剂数量和种类最多的医书。此外，《范汪方》、《小品方》、《深师方》等晋唐医籍均载有不少美容方剂。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美容方剂以治疗方为主，大多数方剂组方简单，药味少，而隋唐时期不仅对多种损美性疾病均有丰富有效的治疗方剂，对保健美容方剂亦十分重视，与化妆修饰相关的美容方剂在此期得到了较大发展。

晋唐时期的美容方剂是建立在对西晋以前美容方药经验批判地继承基础上的，而主要表现在对《五十二病方》中的方剂用药、用法和剂型的继承和吸收方面，如《五十二病方》中用人精涂敷防治瘢痕的经验，治疗胡臭的熏法，膏脂剂等剂型都被晋唐医家吸收并加以发展。此外对《养生方》和《杂疗方》中具有美容作用的养生方剂的组方用药经验亦有借鉴。西晋以前的本草著作如《神农本草经》、《吴普本草》、《名医别录》由于距离晋唐时期相对较近，其中记载的美容药物多被应用于晋唐时期的美容方剂中，如白芷、白瓜子、白僵蚕等都是晋唐医籍美容方剂中的常用药物。

晋唐时期的中医美容方剂不仅有对西晋以前美容方药经验的继承吸收，又有同时代内对前人和其他民族、地域美容方剂的吸收利用。两晋南北朝时期方剂的传播虽然受到了战乱与南北分裂的影响，但一些医家仍竭其所能，积极采纳与总结前人及各地经验成果，如晋代范汪所著之《范汪方》中的美容方剂就有近半数与《肘后方》相同或相似。唐代由于国家的统一，有必要也有条件对两晋南北朝时期美容方剂经验进行总结，如《千金方》与《外台秘要》均大量辑录了两晋南北朝医书中的美容方剂，《外台秘要》更是详注引方出处，为现今了解各医家方剂的来源与演变情况提供了重要资料。除完全载录前人医籍中的美容方剂，医家还常结合自身经验加以发展，如在治疗瘢痕的美容方剂中，《千金要方》和《外台秘要方》中有均一方用鹰屎白、衣白鱼两味，以蜜和涂敷来治疗瘢痕，而《刘涓子鬼遗方》中的六物灭瘢痕膏则增加了鸡屎白、芍药、白蔹、白蜂四味药物，

而改用乳汁和诸药。《千金翼方》中则将鹰屎白代以雁屎，并加白石脂、白附子、白僵蚕三味药物，而用腊月猪脂和药。

晋唐时期美容方剂的繁盛既是晋唐医家批判地继承西晋以前美容方药经验的结果，又是立足于当代医疗实践，积极发展创新的成果。与西晋以前的美容方剂相比，晋唐时期出现了大量新方，在功效主治、剂型等方面均有新发展。首先，治疗美容方剂治疗的疾病范围扩大。《肘后备急方》中的治疗美容方剂较西晋以前医书中美容方药所治疗损美性疾病的种类增加了很多，到唐代王焘《外台秘要》中美容方剂的治疗范围则更为丰富和详细，如面部损美性疾病就有面𦐇、𦐇黯、𦐇疱、𦐇疱、黑子、粉滓、𦐇𦐇之分，发秃亦分头发秃落、头风白屑落发、白秃、赤秃、鬼舐头数种，身臭有狐臭、漏液、七孔臭气几类。其次，保健美容方剂逐渐增加。现存西晋以前的保健美容方剂几乎是空白，葛洪的《肘后备急方》是现存第一部载录保健美容方剂的医书，《外台秘要方》更是分类开设专篇载录了大量的保健美容方剂，是现存晋唐时期载录保健美容方剂最多的医书。再次，方剂剂型日益丰富。《五十二病方》中的美容方剂多为外用方，其剂型仅有膏脂剂、薰剂、粉剂几种，用药途径也较单一。而晋唐时期内服美容方剂剂型已具备了丸、散、膏、汤、酒等基本剂型，外用方剂亦增加了洗剂、粉剂、酒剂、醋剂、蜜剂、澡豆剂等，极大地丰富了中医美容方剂的剂型。最后，出现了成药。如治疗狐臭的方剂因需长期用药而被制成成药，面脂面膏、澡豆、唇脂、手膏等保健修饰类美容方为平时常用，故亦被制成成药并储存于特定容器中以供随时取用。

中医美容方剂发展到晋唐时期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与化妆品的紧密融合。西晋以前化妆品尽管有了一定发展，但化妆品的经营者为了维持商业利润，对其配方严格保密，而据西晋以前本草著作的记载推测至少在汉代面脂中已加入了一些具有美容功效的药物，化妆品已出现与中医美容方剂结合的趋势，但两者真正的紧密结合却是在晋唐时期才实现。在《肘后备急方》中就载有香泽、手脂、𦐇豆香藻、熏衣香方等化妆品，是现存最早载录化妆品组成与制备的医书，初步体现了中医美容方剂与化妆品的结合。唐代孙思邈为打破医家对化妆品配方秘而不传的状况，广泛收集公布了许多面脂、手膏、衣香、藻豆等日常保健化妆品，极大地促进了此类美容方剂的传播与发展，医家涉及美容化妆品行业又为中医美容方剂与化妆品的结合提供了重要条件。化妆品与中医美容方剂的结合表现在：首先，

将化妆品的基本成分中加入治疗性中药,使其既具有修饰保健之功又能治疗损美性疾病,以达到更好的美容效果。其次,将治疗美容方剂和化妆品配合使用来达到效果。中医美容方剂与化妆品的结合既扩大了中医美容方剂的应用范围,有利于新剂型的创制,同时亦使化妆品不仅局限于对容貌的修饰作用,更从保健治病角度,起到更好的美容效果。

晋唐时期的中医美容方剂尽管有了较大发展,但总体来说仍处于经验用方阶段,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对美容方剂的分类仍从属于临床治疗,主要采取以病类方的分类法。其次,大部分美容方剂无方名,而只冠以该方剂所主病症。再次,从美容方剂用药来看,大多数方剂的药味少,制备简单,药物来源广泛,一些不见于本草记载,体现了医家广泛收集民间经验方的成果。通过经验用方阶段的积累,此期已有了一些组方用药规律的总结,如《本草经集注》中“鹰屎白”一条就指出:“只单用白,亦不能灭瘢。复应合诸药,僵蚕、衣鱼之属以为膏也。”此类规律的总结为以后中医美容方剂向理论用方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历史文化角度来看,晋唐时期美容方剂的用药特点主要表现为取象比类用药法和喜用香药。美白方在晋唐时期美容方剂中数量较多,其用药特点之一就是选用大量带白字和白色的药物,如白芷、鹰屎白、白瓜子等。当时医家取药物色白之象比类人面色,认为使用此类药物后其色白之象就会转移到人体,因而能起到美白的功效。此外还体现在对花类的大量使用上,如《肘后备急方》中就载有三首内服桃花美颜色的方剂,其中一方用桃花和白瓜子、白杨皮一起捣末服用,方后云:“欲白加瓜子,欲赤加桃花。”可见医家还认为可通过对增白药物和悦色药物药量比重的调整来满足个人对肤色偏白或偏红的不同需求。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玄学的兴起,香药得到了士族的喜爱,同时香药又均为佛教和道教所推崇。隋唐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繁荣,再加上佛教兴盛,对香药的崇尚和使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隋书·经籍志》中记载以香方命名的医书就有5部,《医心方》中就引录有《隋炀帝后宫诸香药方》治疗狐臭、口臭方各一首。但香药的滥用也给后世特别是宋代带来了较大的影响。

中医美容方剂在晋唐时期得到较大发展是由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条件决定的,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首先,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繁荣。两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总体战乱不断,但仍有相对安定的时期和区域,如东晋时期广大江南地区

未受战争影响，较之北方地区在经济、科学技术、文化等方面均有较大发展。隋唐时期特别是唐代国家统一，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生产力水平提高，为中医美容方剂的创制提供了客观条件。其次，社会普遍对美的追求。两晋南北朝时期是继春秋战国后人的个体意识再度觉醒的时代，世人对容貌美甚为重视，美学思想亦高度发展，隋唐时期由于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美容亦成为民间女子的迫切需求，为美容方剂的创制提供了思想基础和主观动力。再次，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东晋以前汉族女子的社会地位较低，而南北朝时期由于受胡文化影响，北方女子开始表现出与南方女子鲜明的差异。唐代妇女的社会地位更达到了封建社会少有的高度。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使其美容需求亦为社会所重视，为美容方剂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最后，医学的发展。医学在经过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经验积累，到唐代呈现出了各方面的繁荣发展，不仅医方书的数量大大增加，本草食疗类著作也极大地丰富。对损美性疾病认识的深入和药物范围的扩大促进了美容方剂的创新。晋唐时期的一些统治者较重视医学，受其影响许多士大夫都兼修医学，这些人由于更有条件接触美容方面的内容，故其所撰医书中均大量载录美容方剂，为美容方剂的丰富作出了贡献。

晋唐时期的中医美容方剂在整个中医美容方剂发展史上是一个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时期，它结束了西晋以前苦于方少的局面，不仅有大量医书收载美容方剂，方书中还首次出现了美容专篇。在继承前代美容方药经验成果的基础上，又立足于现代医疗实践不断有所发展和创新，基本上奠定了后世美容方剂组方用药的基础。虽然晋唐时期的美容方剂从整体上说仍处于经验用方阶段，但这一阶段对后世美容方剂逐步总结规律而发展到理论用方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过渡时期，并且由于晋唐美容方剂显著的临床疗效，一些方剂一直被后世医家沿用。晋唐时期美容方剂的创制既重视继承与利用前人成果，又在此基础上积极发展创新，并注重广泛收集民间以及各民族、各地域经验的态度，都值得后世致力于美容基础研究与临床工作的医家吸收与借鉴。

关键词：晋唐时期；中医美容；方剂

Abstract

The first medical literature which recorded formula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Cosmetology is “52 formulas”, which was formed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Only 13 formulas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Cosmetology with a few herb medicines and rough dosage were recorded. The “52 formulas” glassed the therapy situation of beauty-impaired diseases in early stage. Besides, there are some other medical books like “Health formulas” and “Differentiate formulas” in Ma Wang Dui recorded formulas of health promotion having beauty efficacy. These formulas are not disciplinarily beauty formulas, however, they brought late generations precious pharmacy experience on beauty and health-promotion formulas. In “Shen Nong's Herbal Classic”, many herb medicines with beauty efficacy are recorded, which are often introduced into beauty formulas of Chinese medicine by late generations.

Through the chaos caused by the wars and disruption in late West and East Jin Dynasties, the country reached reunification and a stable situation in The Sui and Tang Dynasty, which was prosperous period of blending of Chinese nations and culture exchanges. Social economy, culture, scientific technology, medicine, as well as beauty field were developed a lot. Beauty formulas of Chinese medicine here with sufficiently progressed. Before West Jin dynasty, books that recorded beauty formulas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the quantities of beauty formulas of Chinese medicines were rare. It was at last looking up after West Jin dynasty. In the Period of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due to the social stability and unity, the medic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broad became prosperous, so some great medical books which gather the essence of ancient and modern, such as Zeng quan's “Ancient and modern formula”, Sun Simiao's “Valuable Prescription for Emergencies” and “Valuable Prescriptions” and Wang Dao's “Medical Secrets of an Official” etc, and various Chinese medicine beauty formulas are recorded in these books. Sun's “Valuable Prescription for Emergencies” and “Valuable Prescriptions” have developed beauty formulas like “face medicine” and “face medicine for women”, which were the first beauty formula literatures among the existing medical books of Jin and Tang Dynasty, among others, “Valuable Prescription for Emergencies” keeps a record of 168 beauty formulas and “Valuable Prescriptions” 81 formulas. Wang Dao's “Medical Secrets of an Official” especially opens one volume for collecting various beauty formulas, and this book keeps a record of 342 beauty formulas, which is the medical book

recording most beauty formulas and varieties from the Jin and Tang dynasty. In the Sui and Tang dynasty, especially in the Tang dynasty, beauty formulas had become very popular. At that time, there were not only abundant medical formulas which were effective to various beauty damage diseases, medical care and beauty formulas were also very emphasized, therefore make up products related to beauty formulas gained great development.

The popularity of beauty formulas in the Jin and Tang Dynasty is not only the result of inheriting and absorbing the beauty formula experiences before the West Jin Dynasty, but also the achievement of basing on the modern medical practice and innovation. Among the existing medical books before the West Jin Dynasty, only “52 formulas” recorded a few of beauty formulas, but some experiences such as perscriptions combinations, medicines, formulations and quantity were still absorbed and developed by the beauty formulas in Jin and Tang Dynasty. A lot of medicines having beauty effect recorded in “Shen Nong's Herbal Classic” were also widely used in the beauty formulas in the Jin and Tang Dynasty. Comparing with the time before The West Jin, the beauty formulas in the Jin and Tang Dynasty have a lot of innovative formulas, which can treat more beauty damage diseases, meanwhile, all sorts of medical care beauty formulas were also more abundant, and herbal formula, formula form all had new development. The doctors in the Jin and Tang Dynasty emphasized Clinical Practice very much, apart from absorbing and learning the formula experiences from doctors before them, but also paid much attention to collect the modern formulas from civilians, minority groups and abroad, and also combined their own clinical experiences then mad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ne feature of the Chinese medical beauty formulas in the Jin and Tang Dynasty is closely mixed with make up. Before the West Jin Dynasty, although make up had had some developments, and also had a trend of combining with Chinese medical beauty formulas, the close combination of them did not realize until the Jin and Tang Dynasty, which could be not only shown from the make up record in some medical books from Tang Dynasty such as “Valuable Prescriptions” and “Medical Secrets of an Official”, but also shown in that treatment medicines were added in make up based on Chinese medical Prescriptions principles and the combination of Chinese medical beauty formulas and make up. The combination of Chinese medical beauty formulas and make up not only enlarged the application scale of Chinese medical beauty formulas and benefited in the creation of new formula form, meanwhile, it also made

the make up not only limited to make the face more beautiful but also having beauty effect from medical care perception.

In the Jin and Tang Dynasty, although the Chinese medical beauty formulas had been extended and developed, it was still in the test peroid, most of the formulas were from the doctors' experience summary and effective formulas collected from civilians, therefore, most formulas did not have their own name and only affiliated to the medical treatment. Formulas emphasize the combination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and focused on external formulas. The medicine usage had a feature of Pictograph and the Application of Aromatic Drugs was another feature. The favorite of aromatic drugs caused great influence in the later generations, especialy grealty affecting the beauty formulas in Song Dynasty and even the whole formulas.

In a wor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economy and culture, and the extention in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all the races and with abroad, the formula usage scale and formula experience had been extended in Jin and Tang dynasty. The medical development enables the doctors during this time to have great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basing on absorbing the predecessors's experiences, plu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esthetic ideas, making the Jin and Tang dynasty becomes a properous period in the history of beauty formula development.

Key words: Jin Dynasty to Tang Dynasty ;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Cosmetology; Formulas

晋唐时期中医美容方剂的历史考察

文献综述

中医美容的历史源远流长,原始社会时期我国先民就已有护肤美容的行为,在以后的发展中中医美容的美学思想、美容理论及方法日益丰富,但由于未形成独立分科,一直散在于浩瀚的各类文献中。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和我国医学美容的发展,医学界开始关注中医美容,并对其展开了专门地挖掘与研究。迄今为止的几十年内,中医美容相关的专著与学术论文逐渐丰富,研究角度与范围也多种多样。在中医美容方剂的研究方面,有从历史文献、基础理论角度的研究,也有从临床角度的研究,亦有多角度结合研究,以下主要对从历史文献和基础理论角度研究的相关文献情况进行综述,目前此类文献根据研究对象不同主要可分为两类:

一、专门研究某一中医古籍的美容方剂

这一研究方向集中,较易开展,因此目前此类文献较多。其中又以研究《千金方》美容方药的相关论文最多,如詹敏的“孙思邈美容内服方药初探”^[1]将《千金方》的内服方分成清热解毒和寒温并用两类进行分析。任娟莉的“《千金方》去黥黯方应用探要”^[1]对《千金方》中的去黥黯方的应用概况、药物分类与功效、学术成就进行了探讨。吴志明、石瑜、李丽琼等的“对《千金方》中有关‘面药’作用与功能的认识”^[2]按照现代化妆品的作用和分类论述了《千金方》中“面药”的功能与作用。王红松的“《千金方》中美容方的组方特色探讨”^[3]用“寒温并用”、“补泻兼施”、“润燥相宜”、“善调气机”四点归纳了《千金方》美容方的组方特点。

其次研究较多的为《本草纲目》中的美容方,如张昱在“《本草纲目》中的美容方”^[4]一文中对其所收集的《本草纲目》中的美容方剂按功效进行了分类统计与分析。余剑萍的“试论《本草纲目》中美容方药应用特色”^[5]从遣方用药、

¹任娟莉.《千金方》去黥黯方应用探要.陕西中医,2003,24(1):80-81.

²吴志明,石瑜,李丽琼等.对《千金方》中有关“面药”作用与功能的认识.云南中医学院学报,2004,27(3):8-10.

³王红松.《千金方》中美容方的组方特色探讨.中国美容医学,2007,16(11):1578-1580.

⁴张昱.《本草纲目》中的美容方.湖南中医药导报,1998,4(8):20.

⁵余剑萍.试论《本草纲目》中美容方药应用特色.时珍国医国药,1999,10(9):713-714.

剂型、食疗三个方面对书中美容方药的临床应用特色进行了阐述。

其他医籍美容方的研究相对较少,就目前掌握的资料看仅涉及《外台秘要》、《医心方》、《圣济总录》、《儒门事亲》、《御药院方》、《香奁润色》,且每一医书的相关论文不过一两篇,有的仅针对某一方面进行研究,如熊洪艳、秦竹、张胜等的“《香奁润色》头面部美容方剂组方用药特点”^[6]就通过对药物命名、使用频率、归经的统计对《香奁润色》所载头面部美容方剂的组方用药特点进行探讨。

总之,这类研究均以某一医籍为对象,或从文献角度对该医籍的美容方剂进行分类统计,或依据方剂理论归纳其功效、组方用药、剂型等方面的特点。这些研究很好地挖掘了一些古医籍中的美容方,初步总结了其美容方的特点,但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是研究范围有限,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现存的一些载录美容方剂较多的医籍,并且多仅涉及其中美容方剂较集中的篇章,大量散在的美容方剂尚缺乏整理。其次,研究的深度与系统性还不够,一些规律性与普遍性的结论尚待挖掘与提炼。

二、整体系统研究历代中医古籍中的美容方剂

这类研究由于涉及面广,工作量大,因此直到近几年才陆续有相关研究出现,如刘爱玲、周光的“中医外用美容方药研究”对现存记载美容方药较全面、影响较大的一些中医古籍中的经典外用美容方药按功效分类进行了阐述,并归纳了其剂型及应用。^[7]秦竹、张胜、熊洪艳等在“中医美容方剂组方特点及配伍规律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中阐述了其拟采取文献整理的方法对历代涉及中医美容方剂较多的62部古医籍中的美容方剂进行分类研究,以归纳其组方特点及配伍规律的研究思路与方法。^[8]文小平的“历代中医美容方剂数据库的建立与分析”^[9]通过对晋朝至清代38部中医古籍中的美容方剂进行分类整理,建立了中医美容方剂数据库,共收方1974首。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中医美容方剂在各朝代的分布情况,探讨了美容保健方剂与治疗方剂的分类与特点,统计了常用美容中药的使用频率,初步作了一些规律性的探讨。

该类研究对历代中医古籍中的美容方剂进行了系统研究,有利于发现和总结

^[6]熊洪艳,秦竹,张胜等.《香奁润色》头面部美容方剂组方用药特点.云南中医学院学报,2005,28(2):21-22.

^[7]刘爱玲,周光.中医外用美容方药研究.辽宁中医杂志,2004,31(2):169-170.

^[8]秦竹,张胜,熊洪艳等.中医美容方剂组方特点及配伍规律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中医药学刊,2005,23(12):2198-2199.

^[9]文小平.历代中医美容方剂数据库的建立与分析.中医文献杂志,2007,2:2-4.

美容方剂组方用药等方面的一般规律，但由于研究才刚起步，尚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对美容方剂选择的规范性问题。由于目前医学界对中医美容方剂还没有统一的定义，因此对美容方剂的筛选尚缺乏规范性。另外，一些中医古籍所载的美容方尚包含一些非医学成分，如掺杂有部分祝由方，对这些方剂必须予以鉴别。其次，由于美容方剂数量众多，在医籍中又较为分散，给全面研究带来了较大困难，因此目前对美容方的系统研究也仅涉及历代美容方剂较集中的医书。此外美容方剂涉及范围较广，对其中规律的总结尚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

综观近年来中医美容方剂的研究情况，可以看出在医史文献方面的研究中，专门针对单一古医籍的研究文献较多，而从整体方面系统研究的较少，尤其从历史角度系统考察中医美容方的发展情况的文献则更是缺如。而美容是一个受社会文化条件影响较大的学科，不同时代的审美观不同，美容方也会有不同的特点，因此结合历史对中医美容方剂进行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1 前言

美容体现了人类对自身美的追求,早在原始社会时期我国先民就已有美容行为,此后随着美容的发展和中医药的进步,两者于春秋战国时期相互融合而诞生了中医美容。历经数代发展,中医美容的手段逐渐丰富,理论认识也日趋深入,尤其美容方剂更是其中成绩斐然的一部分,但由于散在于各类古籍中,给全面系统的整理研究带来了困难,因此近几十年的研究多集中在收载美容方剂较多的中医古籍中,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均有待加大,而从历史角度对中医美容方剂的系统研究更是空白。由于美容具备浓厚的人文属性和鲜明的时代特征,决定了必须结合历史对美容方剂进行考察和梳理,作为第一步,本文选择中医美容方剂发展史上的一个关键时期——晋唐时期进行研究,限于时间及能力有限主要对此段时期医书中的美容方剂进行考察,以期通过系统地研究,理清晋唐时期美容方剂的发展脉络,总结其特点及对后世的影响,为现代中医美容领域的相关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

1.1 相关概念的界定

1.1.1 晋唐时期

本文研究的时间范围涉及从西晋建国至唐朝灭亡的这段时期,即公元 265~907 年。

1.1.2 中医美容方剂

中医美容是在中医理论和中国美学理论的指导下,运用方药、食膳、针灸、推拿、气功等手段来维护、修复和塑造人体形神之美。现代又将中医美容分为美容保健和美容治疗两大部分。美容保健是通过预防疾病,增进健康,延缓衰老,使人体保持自然健美。美容治疗着眼于治疗人体的损容性疾病,消除疾病所致的美容缺陷,以达到维护人体美的目的。损容性疾病是美容医学领域内的一个特定概念,指对人体美有较大影响的疾病,和一般的疾病相比有以下特点:①病发于

外,尤其是发于颜面、头颈、四肢等暴露于外的部位,以他觉症状为主,严重影响人体美。②病变较轻浅,以局部症状为主,无大的肉体痛苦或不适,甚至无痛苦或不适。③为常见病、多发病或慢性病。④以发生于成人为主的疾病,可因其对外貌、外形美的不良影响而给人带来精神痛苦。^[10]

方剂指在辨证、辨病,确定立法的基础上,根据组方原则和结构,选择适宜药物组合而成的药方和制剂。^[11]中医美容方剂指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用于美容目的的方剂,有保健美容方剂和治疗美容方剂之分。

本研究所涉及中医美容方剂的范围包括晋唐时期文献中明确记载具有美容功效以及用于治疗损美性疾病的方剂。虽然许多养生补益一类的方剂常同时兼具美化容颜的作用,但由于本身不是以美容为主要和直接目的,因此此类方剂不归入本研究所界定的中医美容方剂的范围。此外,晋唐方书中的美容方中常含有针灸、按摩等非药物美容法以及一些祝由方,这些方法亦不列入本研究的范围。

1.1.3 历史考察

从历史文献角度考察晋唐时期中医美容方剂在此期医书中的载录情况,继承吸收与发展创新情况,以及美容方剂的特点,探讨中医美容在晋唐时期得到发展的原因,客观评价其历史地位及对后世的影响。

1.2 西晋以前中医美容方剂的发展状况概述

早在原始社会时期,人类已用动物脂肪来防冻护肤,如《后汉书·东夷列传》载挹娄人“好养豕,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豕膏涂身,厚数分,以御风寒。”^[12]《山海经》中则指出羝羊脂“可以已腊”^[13],应是现存最早对动物脂肪防治皮肤干燥功效的记载。此外,《山海经》中还记载了能“美人色”以及防治疣、痤疮等损美性疾病的11种药用动植物。

成书于战国时期的《五十二病方》是迄今发现最早的方书,亦是现存最早记载中医美容方的医籍。由于条文缺字不全,初略统计共载有美容方剂13首,包

¹⁰黄霏莉,余靖主编.中医美容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3.227.

¹¹中医药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中医药学名词.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170.

¹²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07:2812.

¹³陈成.山海经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28.

括“癥”、“巢”（按《马王堆古医书考释》（以下简称《考释》）中认为巢字疑假为骚，为狐臭病）、“马疣”（眼部所生肿瘤）、“面皤赤”（“皤”《玉篇》和《广韵》均作“面疮”解）、“白处”和“白瘕”（《考释》认为指有皮肤色素消失症状的皮肤病，如白癜风之类）的治疗美容方剂，此外还有治疣的灸方及一些祝由方。这些方剂均无方名，多为单方或仅几味药物，药物剂量粗略，几乎未经炮制。但治疗白处中有一首方对药物的剂量、制备过程，用药方法、时间，用药宜忌的论述颇详。其中内服方剂仅有一首，其余均为外用方剂，外用多为涂敷法，还有用熏法。在治癥一方中还有“如故肤”的疗效说明。《五十二病方》的美容方剂虽然简单原始，但却说明当时对损美性疾病的治疗已有了一定认识。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其他医书如《养生方》、《杂疗方》中还记载了一些兼具美容功效的养生方剂，如两书中载有多首麦卵方，即由禽卵（鸡卵或鸟卵）与麦类（如酒、菽酱、蘖糗等）共同组成，谓常服能“令人强益色美”^[14]。在《养生方》中有一条：“取细辛、干姜、菌桂、乌喙，凡四物，各冶之。细辛四，干姜、菌桂、乌喙各二，并之三指撮，以为后饭。益气，又令人面泽。”^[15]是书中难得的方药组成、剂量、炮制、服法、功效均完备的方剂。此外，《养生方》中还载有黑发、去毛的方剂。虽然这些方剂的出发点并不是美容，但却给后世保健美容方剂的组方用药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

除上述医籍外，现存西晋以前的医籍如《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均未载有美容方剂，但《神农本草经》中记载了许多具有美容功效药物，既有治疗损美性疾病的药物又有保健美容药物，如白僵蚕能“灭黑黥，令人面色好”^[16]熊脂主“头疡，白秃，面奸疱”^[17]，秦菽有“坚齿发”^[18]的保健美容功效，尤其还提到白芷“长肌肤，润泽，可作面脂”^[19]，又有木兰“去面热，赤疱，酒皴”^[20]其后引《名医别录》曰：“皮似椒而香，可作面膏药”^[21]，还有瓜子一条，谓其“令人悦泽，好颜色”^[22]，又引《吴普本草》曰：“七月七日采，可作面脂”^[23]，

¹⁴马继兴. 马王堆古医书考释. 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2. 671.

¹⁵马继兴. 马王堆古医书考释. 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2. 714.

¹⁶吴普等. 神农本草经.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2. 88.

¹⁷吴普等. 神农本草经.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2. 46.

¹⁸吴普等. 神农本草经.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2. 81.

¹⁹吴普等. 神农本草经.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2. 68.

²⁰吴普等. 神农本草经.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2. 43.

²¹吴普等. 神农本草经.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2. 44.

²²吴普等. 神农本草经.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2. 55.

²³吴普等. 神农本草经.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2. 55.

从西晋以前本草书籍所载录的美容药物看，其功效已涉及美色、润泽、去黑肝、去黑子息肉，预防白发、坚发齿、长须发，治疗头秃、白秃，去臭气等，较之马王堆医书时期用于美容的药物明显丰富了很多，且一些美容药物已被用于面脂中，据此推测，中医美容方剂到汉代应有了一定发展，惜现今已无法看到此期美容方剂的原貌。

1.3 晋唐时期的历史背景概述

晋唐时期的中医美容方剂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发展的，因此有必要先对晋唐时期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以及医学状况作一简要阐述。

1.3.1 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概况

公元 265 年，司马炎建立晋朝，定都洛阳，史称西晋，后于 280 年统一中国，但仅十余年就发生了统治集团内战和西北少数民族乱华，316 年西晋灭亡，西北少数民族占据了中原并陆续建立了一系列国家，史称“五胡十六国”，北方陷入了历时百余年的混乱时期。而晋室贵族在“永嘉之乱”以后逃往南方，317 年司马睿在建康称帝，国号仍为晋，史称东晋，开始了晋王朝偏安于江南的统治。公元 420 年，刘裕废晋建宋，东晋灭亡，之后南方先后出现了宋、齐、梁、陈四个国家，史称南朝，与北方的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合称为“南北朝”，中国出现了南北对峙的局面。公元 289 年，隋文帝杨坚灭陈，结束了中国长达近三百年的分裂局面，但由于二世隋炀帝的暴政导致了隋朝的覆灭，之后李渊代隋建唐。唐朝经过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和几代发展，到玄宗时出现了“开元盛世”的局面，但其统治后期贪图享乐，重用奸臣，于公元 755 年爆发了“安史之乱”，此后唐朝国力由盛而衰，唐末苛政与天灾引发了农民起义，公元 907 年唐朝灭亡。

晋唐时期是民族大融合和对外交往繁盛的时期，晋室的南迁使得中原民族和南方部族相互融合，形成了新兴文化，同时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江南地区经济的发展。而在北方，入主中原的胡人逐渐被汉文化融合，同时也为汉文化注入了新鲜的活力，胡汉隔阂逐渐消融。隋代中国的统一结束了南北分裂的局面，南北文化得到交流，同时稳定的局势带来了社会经济的繁荣，唐代民族融合

加大加深,使中国成为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由于统治阶级励精图治,经济繁荣,国力日益增强,对外交流频繁。

两晋南北朝时期虽然纷乱,科学技术却取得了显著进步,尤其在数学和天文学方面,如祖冲之在世界上第一次精确推算出了圆周率,在天文历法、机械制造方面也取得了重大成就,农学、地理学也有很大发展,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是世界上现存最早最系统的农书,亦是一部百科全书,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是中国古代一部全面系统的综合性地理学专著,此外道家炼丹的兴盛也促进了化学的发展。隋唐稳定繁荣的政治经济局面为科学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在天文历算、农业水利、手工业、建筑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两晋南北朝是继春秋战国后人的个体意识再度觉醒的时代,主要表现为追求独立人格和对生命价值的重视。此期养生成为社会风尚,社会的纷乱使士人忘情于自然,山水文化应运而生,文学、哲学、绘画、书法、音乐、舞蹈等各个文化领域均出现了繁荣。玄学兴起并取代儒学成为主流文化,玄学提倡清谈,开创了用义理解经的新风,人民希冀摆脱战乱痛苦的强烈愿望促使道、佛两教兴盛,与儒学在相互吸收中各有发展,而玄学在南北朝后期日益曲高和寡而消亡。隋唐总结和继承了两晋南北朝文化的优秀成果,又广泛吸收国内外各民族的文化精华,成就了各方面辉煌灿烂的文化,其中以唐诗和佛学为代表。隋唐的统一恢复了儒学的主导地位,出现了以儒学为正宗,三教并立的局面。

1.3.2 中医学概况

两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天灾不断,疫病流行,担当着济世活人重任的医家们都积极致力于从前代医籍和民间各地吸取医疗经验,又在自身的医疗实践中获得了新的认识积累,他们将这些宝贵的医疗经验编撰成书以传播医学知识、救治百姓,致使两晋南北朝时期成为了盛产临证医书尤其是方书的时代。为便于危急救治,简单方便的备急医书成了此期一大特色,如葛洪在其《肘后备急方》序中提到“周甘唐阮诸家,各作备急”^[24],而葛氏所撰《肘后方》“多易得之药,其不获已须买之者,亦皆贱价,草石所在皆有,兼之以灸,灸但言其分寸,不名孔穴。凡人览之,可了其所用,或不出乎垣篱之内,顾盼可具。”^[25]可谓此类医

²⁴葛洪. 肘后备急方. 天津: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0. 3.

²⁵葛洪. 肘后备急方. 天津: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0. 3.

书的代表,对后世影响很大。此期还出现了一些门阀医家所撰医书,如门阀中名医范汪的《范汪方》(《隋书·经籍志》作《范东阳方》)就是其中的经典之作,甚为后世医家推崇。佛教的广泛传播亦带来了印度医学,《耆婆方》为其中影响较大者,出于教义许多僧人都兼通医学,如释门医家深师就撰有《深师方》(《隋书·经籍志》引梁《七录》作《释僧深药方》)一书,对后世经方之学产生过一定影响。道家服食炼丹之风的兴盛又导致炼丹服食方书以及解散方书的大量出现。养生的兴盛亦促进了一批养生著作的产生,如张湛的《养生要集》。

除著录方书的繁盛以外,本草学也是一个继往开来的时期,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在整理《神农本草经》的基础上又补录了《名医别录》等的药物 365 种,并首创按药物自然属性和治疗属性分类的新方法。雷敦的《雷公炮炙论》是我国第一部中药炮制的专著。此期还诞生了我国现存最早的诊断学、针灸学、外科学专著,如王叔和的《脉经》,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龚庆宣的《刘涓子鬼遗方》。

南北朝时期统治阶级对医学已较为重视,设立了太医署,开创了我国医学教育之始,南朝梁武帝亦十分重视医学,《本草经集注》就是陶弘景在他的支持下编撰的。到隋唐时期,医学亦得到了许多统治者的支持,如隋炀帝就组织医家集体编撰了达 2600 卷的大型方书《四海类聚方》,还命太医博士巢元方等集体编撰了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病因病理以及症候的《诸病源候论》;唐太医署还设立了我国最早的药用植物园,颁布了我国第一部药典《新修本草》,收载药物达 844 种。统治者的这些举措无疑促进了医学的发展。

由于统一安定的社会环境,繁荣的经济科学文化,民族融合及对外交流的扩大,再加上两晋南北朝时期丰富的临证经验的积淀,使唐代医学呈现出融汇古今、包罗万象的局面。此期出现了一些集唐以前医学大成的方书,如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王焘的《外台秘要方》等。孙氏在医方、本草、针灸、养生、食疗等方面均有建树,使其所撰之《千金方》成为一部恢弘的医学百科全书。晚于《千金方》成书的《外台秘要方》在荟萃群方的同时更详注出处,开我国医书详注引书之先例,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此外,汉医在与藏族、回纥、契丹等少数民族医学的交流中吸收了对方有效的医学经验,为传统汉医注入了新的血液,通过与日本、朝鲜等国医学的交流深刻影响了这些国家后世的医学发展。

2 中医美容方剂的载录

现存西晋以前医书中，仅有《五十二病方》载录了 13 首治疗美容方剂，中医美容方剂的数量极为有限，而在西晋以后这种状况大为改观，不仅诸书纷载美容方，许多方书均开设美容方专篇，《外台秘要》还专辟一卷分门别类地收录了唐以前大量医籍中的美容方剂，为保存晋唐美容方剂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2.1 两晋南北朝时期医籍的载录

两晋南北朝时期著录的医书颇丰，据史书记载的方书就有近百部，惜由于历史原因存于今者已无几，但赖后世文献如《外台秘要》、《医心方》、《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等对此期医籍中方剂的引录，我们仍能窥得两晋南北朝时期医书载录美容方剂的盛况。以下仅对现今所存及辑佚医书，以及其他医籍佚文中收载美容方剂较多的医书中的载方情况进行简要介绍。

2.1.1 《肘后备急方》

《肘后备急方》是现存两晋南北朝时期最早载录中医美容方剂的医籍，此书为晋代葛洪从其所撰百卷《玉函方》中采其要约而成，后南朝陶弘景得书中遗方 86 篇，增修而成 101 篇，名为《华阳隐居补阙肘后百一方》，金代杨用道又摘取唐慎微《证类本草》之附方增补而成《附广肘后方》，即今之传本。其中美容方剂集中载录于卷六“治面疱黥黑发秃身臭心忪鄙丑方”一篇中，该篇除附方部分，共载美容方剂 58 首，其中以治疗损美性疾病的美容方剂为主，有 34 首，包括治疗面疮疮、粉刺、面鼻酒齁、面黥黥、砭磨、痂疡的面部美容方剂 19 首，治疗发须秃落、发须黄白的美发方剂 8 首，治疗狐臭方 7 首。另有美白方 14 首，染发方 2 首，泽发方 2 首，内服香身方 3 首，手脂、茱豆香藻及熏衣香方各 1 首。此外在卷五“治口（广吕）瘕疥漆疮诸恶疮方”一篇中还载有治疗白秃的美容方剂 3 首。

书中除注明葛氏方外，尚载有陶隐居《效验方》、姚僧垣《集验方》，《小品方》以及《传效方》中的美容方剂，可见此书正文部分亦非陶弘景所编之《补阙

肘后方》原貌，且后世医籍中一些注明引自《肘后方》的美容方剂尚不见于此书中。为了接近陶氏所撰之《肘后》内容，今人尚志均节除了杨用道增附的宋代方药，并从其他古籍中补辑了今本《肘后方》中缺漏的遗方，整理而成《补辑肘后方》。尚氏补辑之《肘后方》将“治面疱黥黑发秃身臭心忤鄙丑方”一篇中治疗心忤的方剂移去，并增复了《外台秘要》、《医心方》、《经史证类备急本草》、《本草纲目》中所引的美容方剂 28 首。此外在“治卒得癩皮毛变黑方”一篇中还增加了葛氏治白癩风方 4 首，“治手足疣目胼胝方”中增加了治疗疣目方剂两首，手足胼胝方 1 首。

《肘后备急方》虽现已非葛氏之旧，亦非陶氏原貌，却是晋唐时期第一部集中载录中医美容方剂的医籍，其收载美容方剂的种类与数量在现存两晋南北朝医书中也是最多的。后世许多医书都引录有葛氏的美容方剂，足见其影响之巨。

2.1.2 《范汪方》

《范汪方》又称《范东阳方》或《东阳杂药方》，为东晋门阀中著名医家范汪编撰的一部大型方书，《隋书·经籍志》谓其有一百五卷，又引梁《七录》作一百七十六卷。《范汪方》由于功效卓著，对后世影响甚大，如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序录》中云：“余祖世以来，务敦方药，本有《范汪方》一部，斟酌详用，多获效益”^[26]，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卷一“大医习业”中亦强调凡欲为大医须谙范东阳等经方。此书今已佚失，《外台秘要》及《医心方》中存有较多引文，除去重复，记有美容方剂 23 首，其中治疗狐臭漏液方 5 首，痈疡方 1 首，去黑子赘疣方 3 首，疗饲面方 2 首，灭瘢痕方 1 首，共 12 首治疗美容方剂。此外还有美白悦泽去皱方 8 首，香身方 2 首，染发方 1 首。

2.1.3 《刘涓子鬼遗方》

《刘涓子鬼遗方》是我国现存较早的外科学专著，为晋代刘涓子所撰，南齐龚庆宣整理编次而成，原书为十卷，今仅存宋刻五卷残本。今本中于卷五收载疗面黥疱方 1 首、鼈疱方 2 首，治发秃生发方 2 首，灭瘢痕方 3 首，共计 8 首美容治疗方剂，其中包括引录《小品方》灭瘢方 3 首。此外《医心方》中还载有《刘

²⁶ 陶弘景. 本草经集注.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4. 30.

涓子方》治白癰方 3 首，共计 11 首美容方剂。

2.1.4 《小品方》

《小品方》亦称《经方小品》，为南北朝初期陈延之所撰，成书后受历代医家推崇，唐代医事律令还将其规定为医家必读之书，与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相提并论。该书还流传到日本，亦为日本政府所重视。该书于北宋末叶亡佚，但由于其影响较大，被后世医家广泛引用，部分佚文尚可散见于《外台秘要方》、《医心方》等医书中。20 世纪 80 年代在日本发现了《小品方》卷首（包括自序、目录）及卷 1 的古写本残卷，今人有据此和后世医书引录《小品方》佚文对该书进行了辑校。辑复本《小品方》中于“治狐臭诸方”、“治手足腋下股恒湿诸方”、“治面口（疔查）疮疮癰诸方”、“治面肝黧黑痣诸方”几篇中载有 12 首美容治疗方剂，其中治疗狐臭方剂 1 首，漏液方剂 2 首，另有内服香身方 1 首；治疗面口（疔查）疮方 3 首，面肝黧方 3 首，其中有一首方剂集治面黯、灭癰痕、除肝、去黑痣四效于一身；另还有灭癰痕方 2 首。

2.1.5 《集验方》

《集验方》亦称姚大夫《集验方》，书十二卷，是北周名医姚僧垣集多年临证经验，又“搜采奇异，参校征效”编撰而成，与《小品方》同为南北朝时期著名方书，如宋臣孙兆在校正《外台秘要方》序中云：“古之张仲景、《集验》、《小品方》，最为名家，今多亡佚。”^[27]今人有据《肘后备急方》、《外台秘要方》、《医心方》等书中引录本书内容辑复了部分。辑佚本中共有美容方剂 27 首，包括疗面黯、面疮疮、黧疮、粉刺、黑子、疣目、白驳、白秃、癰疮、胡臭漏液的美容方剂治疗方剂 24 首，以及美白方 3 首。

2.1.6 《深师方》

《深师方》又称《僧深方》、《释僧深药方》，为南北朝宋、齐间释门深师所撰，书名最早见于《隋书·经籍志》引梁《七录》，为三十卷，现已佚，《千金方》、《外台秘要方》、《医心方》均收录了本书中大量内容。这些佚文中共有美容方剂

²⁷王焘. 外台秘要方.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3. 1.

35 首，其中生发、黑发、疗发秃落的方剂 17 首，治疗痂疡、白驳方 7 首，治疣赘疵痣方 4 首，疗面肝黑、鼻黧方 5 首，美白方 2 首。

2.1.7 《如意方》

《如意方》书名首见于《隋书·经籍志》，作十卷，据《南史》记载为梁简文帝萧纲所撰。原书早佚，亦未见中国现存古籍收录，而在日本医籍《医心方》中却大量引用了本书的美容方剂。这些方剂共有 27 首，其中美发方 15 首，不仅有治疗须发黄白、眉发秃落的美容治疗方剂，还有令发光软、坚固的美容保健方剂；此外尚有治疗面疮疮、鼻黧、肝黧、黑子等的面部美容治疗方剂 12 首，还有悦面、细腰、香身方 4 首。

除上述主要载录中医美容方剂的医籍，《外台秘要方》、《医心方》等后世医籍还引录有此期方书如《拯要方》疗头风白屑、面疱肝黑、痂疡、白癬、疮癤、口臭以及染发方 9 首；陶弘景《效验方》美白去黯方和治胡臭方各 1 首；《删繁方》治狐臭方 1 首，《徐伯方》治疵痧方 1 首，《耆婆方》治疮癤方 1 首；还有本草类和食疗类医籍如《崔禹锡食经》治疗口臭方剂 3 首，陶氏《本草经集注》亦有治面肝黧方 1 首。

总之，两晋南北朝时期医籍除葛氏《肘后方》中载录的美容方剂较为丰富，其他均散在各类古籍中，以治疗美容方剂为主，兼有少量保健美容方剂和修饰美容方剂（化妆品），大多数方剂组成简单，药味少，体现了经验用方的特点。尽管此期美容方剂仍较为有限，但却比西晋以前大为丰富，为隋唐时期美容方剂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2.2 隋唐时期医籍的载录

经历了从战乱到统一，隋唐医书表现出了对前人尤其是两晋南北朝时期医学成果的汇集总结，出现了一批集大成之作。由于唐代经济文化的繁荣，为美容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一些医家对美容方剂的收集与创立较为重视，美容方剂在此期得到了蓬勃发展。以下将主要介绍一些现存医书及其他医书佚文中美容方剂较多的医书。

2.2.1 《备急单要方》

《隋书·经籍志》作三卷，为隋初许澄撰，其父许爽为南北朝时期名医，澄颇得其传，曾任尚药典御、谏议大夫，亦以医术闻名于隋代。《中国医籍考》又称“本朝现在书目作《新录单要方》五卷，魏孝澄撰”^[28]，《医心方》中引《新录方》（或《新录单方》）中美容方剂颇多，共 27 首，仅次于引葛氏方与《千金方》。其中治发眉脱落方 5 首，治毛发妄生方 3 首，疗面疮疮方 4 首，面肝黧方 2 首，鼻鼈方 1 首，白癍方 2 首，灭癍痕方 7 首，治狐臭方 2 首和治齿黄黑方 1 首。所有方剂除 1 首疗鼻鼈方由三味药组成，其余均为外用单方，本书的特点为汇集了大量的美容单方。

2.2.2 《古今录验方》

《古今录验方》书名首载《旧唐书·经籍志》，凡五十卷，为隋唐名医甄权收集上自先秦、下迄唐世之经验良方编撰而成，是唐代初年较有影响的一部大型方书。原书已佚，佚文散见于后世古籍的引文中。由于原书目录编次今已不详，今人从临证价值出发辑佚了后世古籍中引用此书的文献。虽然仅是原书部分内容，但却载录了 38 首美容方剂，包括治疗面疮疮肝黧方 14 首，灭癍痕方 2 首，治口臭、腋臭方 3 首，疗痂疮、白癍、白驳方 9 首，染发方 1 首，合手膏、口脂、甲煎方、熏衣香方 5 首，坚齿方 2 首。

2.2.3 《备急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

《备急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为唐代孙思邈所著，孙氏博采群经，又广泛搜罗民间、少数民族及国外的有效方药，结合自身的临床经验，撰成《备急千金要方》30 卷，时孙氏已年逾七十，但书成后仍感不足，故又历三十载作《千金翼方》30 卷，以补前书之未备。

孙氏在《备急千金要方》卷六七窍病中专设“面药”一篇收载面部美容方，收录了具有令面洁净色白、光滑去皱、悦泽滋润功效以及治疗面黧黯、靨子黑痣、面肝疱、粉滓、酒渣鼻疱、癍痕的方剂 77 首。此外在该卷“口病”中还有香口

²⁸丹波元胤.中国医籍考.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517.

香身除臭方 28 首(含 9 首熏衣香方)。在卷十三“头面风”中又载治疗头风白屑、发须眉毛秃落、发黄白及染发方共 61 首,在卷六“目病”中亦有两首美发方,共计 63 首美发方。全书共有美容方剂 168 首。

在《千金翼方》中,其卷五设“妇人面药”、“熏衣浥衣香”、“令身香”、“生发黑发”四篇收载美容方剂。其中“妇人面药”一篇载面部美容方剂 32 首,此外还载有手膏 1 首。“熏衣浥衣香”篇载熏衣浥衣香方 3 首,此外还有内服香身方 2 首,外敷香粉方 1 首。“令身香”篇载内服香身方 3 首,治疗身体诸臭方 9 首。“生发黑发”篇载美发方 19 首。此外,在《千金翼方》卷第十七“痈疡”篇中载有治疗白癬、白驳痈疡、疣赘疵痣的美容方剂 11 首,共计美容方剂 77 首。

和《肘后方》相比,《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不仅收载美容方数量大大增多,并且还载录了许多面脂面膏、衣香澡豆等日常生活常用美容方。

2.2.4 《外台秘要方》

《外台秘要方》为唐代王焘历经数十年时间将大量医学文献分类汇编整理而成,是继孙氏《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之后又一部集唐以前医学大成之作。与孙氏《千金方》相比,《外台秘要》收录文献均注明出处卷次,且尾注同书,具有更高的文献价值。这一编撰体例不仅在医学史上是第一人,甚至后世编纂方书也少有效法,公元 984 年日本丹波康赖撰成的《医心方》虽然仿效《外台秘要方》体例,但详注卷次和尾注同书也不及《外台秘要方》,可见王氏治学之严谨。《外台秘要方》全书 40 卷,不仅门类清晰地载录了古今医方,还将《诸病源候论》等论述疾病的理论冠于方前,改变了以前方书详于方剂而略于理论的状况,对后世影响深远。

《外台秘要》中对美容方剂的载录也是集唐以前美容方剂之大成,不仅专辟一卷收录了大量的美容方剂,并且详加分类。其三十二卷中有面部面脂药头膏发鬓衣香澡豆等三十四门,其中包括“面膏面脂兼疗面病方”、“洗面药方”、“面色光悦方”等面部美容方十一篇共计美容方剂 98 首;“头风白屑方”、“沐头去风方”、“头风白屑兼生发方”等头发须眉美容方剂十四篇共计美容方剂 84 首;“澡豆方”、“手膏方”、“口脂方”等保健化妆品八篇共计美容方剂 35 首。此外,在卷十五中还有“痈疡风方”、“白癬风方”、“白驳方”三篇,共载美容治疗方剂 30

首。卷第二十二中有“口臭方”一篇，载方 9 首，卷第二十三中亦有“腋臭方”、“漏液方”、“七孔臭气方”、“令人体香方”四篇共计美容方剂 53 首。此外卷二十九中还有“疣目方”、“去黑子方”、“疣赘疵黑子杂疗方”、“灭瘢痕方”四篇共计方 31 首。以上各篇共载美容方剂 340 首，不仅是晋唐时期现存载录美容方剂最多的医书，并且种类丰富，构建了后世美容方剂基本框架。

总之，隋唐时期尤其是唐代的美容方剂十分兴盛，不仅各种损美性疾病均有丰富有效的治疗方剂，对保健美容方剂亦较为重视，与修饰美容相关的美容方剂亦得到了较大发展，其美容方剂的组方用药模式对后世美容方剂影响深远。

3 中医美容方剂的继承吸收与发展创新

任何时代的医学都是对前人医学成果批判继承与发展创新的结果,晋唐时期前后跨度六百余年,历经数代更替,其间中医美容方剂不仅有对西晋以前美容方药经验的继承与发展,更有同时代内对前人和其他民族、地域美容方剂的吸收与创新,可谓旁征博采、荟萃古今。

3.1 对西晋以前中医美容方药经验的继承

虽然现存西晋以前的中医美容方剂甚少,仅《五十二病方》中载有少量治疗损美性疾病的方剂,但将晋唐时期美容方剂与之对比,我们仍能发现对其方剂用药经验和方法的继承与吸收。

首先,对用药经验的吸收。《五十二病方》的美容方剂中以防治瘢痕的方剂最多,共有6首,其中有两方均以人精治瘢痕,一首以人精一味涂敷伤处令瘢痕不生,另一首以人精四和水银二、丹砂二涂敷治疗瘢痕。而在孙氏《备急千金要方》卷第六“面药”一篇中就有一首“灭瘢痕,无问新旧必除方”用人精和鹰屎白涂敷。此方亦见于其他医书,如《医心方》引《范汪方》,方后注有:“《医门方》云:瘡后不知疮处,神验”^[29],《证类本草》卷十五“人精”条下亦有此方,谓出自《肘后方》和陶弘景。又一方用彘膏和另一味药(因缺字具体药物不明)涂敷可以“令伤毋瘢”,而在《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医心方》引《新录方》中都有一首用腊月猪脂煎大鼠涂敷治疗瘢痕的方,与此方应有渊源,尤为重要是用猪脂护肤的经验被传承下来,成为晋唐时期美容方剂中广泛应用的药物。其次,对用药方法的借鉴。如《五十二病方》中有一方用熏法治疗胡臭,而在《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四“胡臭漏腋”中载有一方就用白苦瓠烧烟来熏腋下。此外,《五十二病方》中美容方剂几乎都为外用方,这种以外用方剂治疗损美性疾病的经验被晋唐医家继承了下来,晋唐时期涌现了大量美容方剂,绝大多数都是外用方。再次,对外用方剂剂型的继承。《五十二病方》外用剂型中以膏脂剂较多,由于膏脂剂所具备的特点和优势,使这一制剂形式被晋唐医家吸收并加以

²⁹丹波康赖. 医心方.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6. 115.

改进,从而使膏脂剂成为晋唐时期乃至后世美容外用方剂的常用剂型。

除《五十二病方》外,对《养生方》和《杂疗方》中具有美容作用的养生方剂的组方用药经验亦有借鉴。如两书中提到多首服之可“强益色美”的麦卵方,主要由鸡卵与酒制成的,此方剂虽然是内服,但说明鸡卵的养颜效果已被当时的医家所识,且多与酒和而用之,而《肘后备急方》中就有一方用苦酒渍鸡子涂面治疗面疮,可见对其的借鉴与发展,鸡子亦成为晋唐时期及后世美容方剂中的常用药物。

此外,西晋以前的本草著作如《神农本草经》、《吴普本草》、《名医别录》距离晋唐时期相对较近,因此其中记载的美容药物更多的被晋唐医家吸收并广泛应用于美容方剂中,如白芷、白瓜子、白僵蚕等都是晋唐医籍美容方剂中的常用药物。

3.2 晋唐时期中医美容方剂的传承与发展

晋唐时期美容方剂不仅是对西晋以前组方用药方法、经验继承的成果,又是在发展当中不断吸纳前人美容方剂成果与当代经验,逐步丰富与完善的过程。

两晋南北朝时期方剂的传播虽然受到了战乱与南北分裂的影响,远没有隋唐广泛,但一些医家仍竭其所能,积极采纳与总结前人及各地经验成果,为美容方剂的传承与丰富作出了贡献。晋代葛洪的《肘后备急方》是现存两晋南北朝时期载录美容方剂最多最全的医书,而该书采自葛氏另一部著作《玉函方》。葛氏在书中序录部分就提到其编撰《玉函方》的过程:“余既穷览坟索,以着述余暇,兼综术数,省仲景元化刘戴秘要金匱绿秩黄素方,近将千卷。患其混杂烦重,有求难得,故周流华夏九州之中,收拾奇异,捃拾遗逸,选而集之,便种类殊,分缓急易简,凡为百卷,名曰玉函。”^[30]与葛氏同一时代而稍晚的范汪所著之《范汪方》亦载有大量美容方剂,检该书被他书所引之 23 首美容方剂佚文,与《肘后方》相同的方剂有 8 首,类似的方剂有 3 首,两者共占《范汪方》近半数的美容方剂。南北朝时期医书对前人医书引用吸收的更多,《小品方》、《集验方》、《刘涓子鬼遗方》等医籍中均可见到对晋代医书如《肘后方》、《范汪方》,或南北朝时期医书中美容方剂的收录,如《刘涓子鬼遗方》中就注明引有《小品方》灭瘢

³⁰葛洪. 肘后备急方. 天津: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0. 3.

方 3 首。

唐代由于国家的统一，有必要也有条件对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医疗经验进行系统总结，于是此期出现了一批集古今大成之作，其代表就是《千金方》与《外台秘要》。两者均是医家大量辑录古今中外各类方药治法，并结合自身经验去芜取精而成，《外台秘要》更是详注引方出处，为现今了解各医家方剂的来源与发展情况提供了重要资料。现将《外台秘要》所引用医书的美容方剂情况列于下表以资说明。

表 1：《外台》引两晋南北朝时期医籍中的美容方剂

	肘后方	范汪方	隐居效验方	刘涓子鬼遗方	小品方	集验方	深师方	删繁方	总计
直引	21	2	3	3	3	15	16	1	65
同书	2	10			4	4	4		24
总计	23	12	3	3	7	19	20	1	89

表 2：《外台》引隋唐时期医籍中的美容方剂

	古今录验方	经心录	千金要方	千金翼方	崔氏方	延年方	备急方	张文仲方	救急方	苏澄方	近效方	广济方	必效方	蔡尼方	总计
直引	29	2	79	35	15	10	20	12	18	2	7	13	20	1	263
同书	1		28	11		1	8	9	3				1		62
总计	30	2	117	46	15	11	28	21	21	2	7	13	21	1	320

从上表可以看出，《外台秘要》收录含有美容方剂的两晋南北朝时期医籍 8 部，隋唐时期医籍 14 部，其中直接引用的美容方剂有 328 首，注明尾注同书的有 86 首，说明《外台》所引 328 首美容方剂中有 86 首被众多医家共同载录。

除完全载录前人医籍中的美容方剂，医家还常结合自身经验加以发展创新，以治疗瘢痕的美容方剂为例，《千金要方》以及《外台秘要》引《救急方》一方均用鹰屎白、衣白鱼两味，以蜜和涂敷来治疗瘢痕，而《刘涓子鬼遗方》六物灭瘢痕膏则增加了鸡屎白、芍药、白薇、白蜂四味药物，而改用乳汁和诸药。《千金翼方》中则将鹰屎白代以雁屎，并加白石脂、白附子、白僵蚕三味药物，而用腊月猪脂和药。

总之，晋唐时期医家根据现实需要及实践检验，对前人的美容方剂进行了选择性吸收，又在此基础上加以发展，使得此期的美容方剂日趋丰富。

3.3 晋唐时期大量美容新方的创制

《五十二病方》是现存西晋以前唯一载有中医美容方剂的医籍，其中仅有美容方剂 13 首，且用药简单，剂量粗略，制备原始，所治疗损美性疾病仅有瘢痕、白处、面皤赤、狐臭几种。从汉代本草书籍所载的美容药物来看，当时已能用药物治疗黑肝、黑子息肉、头秃、白秃等损美性疾病，亦有美色、润泽、预防白发、坚发齿、长须发、去臭气等具有保健美容功效的药物，并且一些药物已被运用于面脂中，可见西晋以前美容方剂应有了一定发展，但直到晋唐时期，美容方剂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

3.3.1 治疗美容方剂治疗疾病范围的扩大

早在《肘后备急方》中就载有对面疮疮、粉刺、面鼻酒齁、面黧黯、砭磨、黑子一类的面部损美性疾病和发须秃落、发须黄白一类的毛发疾病，以及狐臭、病疡、白瘢、疣目的治疗美容方剂 86 首。到唐代王焘《外台秘要》中的美容方剂治疗损美性疾病的类别则更为丰富和详细，如面部损美性疾病就有面肝、肝黯、肝疱、齁疱、黑子、粉滓、砭磨之分，发秃亦分头发秃落、头风白屑落发、白秃、赤秃、鬼舐头之分，身臭有狐臭、漏液、七孔臭气几类，《外台秘要方》共载美容方剂 342 首，集唐以前美容方剂之大成，极大地丰富了针对损美性疾病的美容治疗方剂，对后世美容方剂的发展影响巨大。

3.3.2 保健美容方剂的增加

《五十二病方》中没有收载保健类美容方剂,《养生方》中的一些方剂虽然兼具美容养颜的作用,但严格说并不能算作美容方剂,因此就现存文献来说的西晋以前的保健美容方剂几乎是空白,这一情况到晋代开始改变。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不仅是晋唐时期第一部集中载录美容方剂的医书,亦是第一部载录保健类美容方剂的古籍。如书中有一首美白方是用“大豆黄炒,舂如作酱滓。取纯黄一大升,捣,筛,炼猪脂和令熟,丸,酒服二十丸”^[31],并且指出要坚持服用,服用不出一月即能肥白。此外还有一首方据称为“陈朝张贵妃常用膏方”,方用“鸡子一枚,丹砂二两,末之。安白鸡腹下伏之,出取涂面”^[32],并指出“鸡子令面皮急而光滑,丹砂发红色”,敷面不过五度即能使面白如玉,光润照人。唐代孙思邈更于其所著之《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设“面药”和“妇人面药”篇,共收载了数十首面脂面膏和澡豆洗面方,此外在其他卷中还收录了熏衣香方等一些保健修饰方,这些方剂不仅具有保健防病之功,一些方剂同时还具有治疗损美性疾病的效果,如《备急千金要方》卷六“面药”中一首面脂就谓其“治面上皴黑,凡是面上之疾皆主之”^[33]。《外台秘要方》更是分类开设专篇载录保健修饰类美容方剂,是现存晋唐时期载录保健修饰美容方剂最多的医书。

3.3.3 方剂剂型的丰富

《五十二病方》中美容方剂除一首内服方外,其余均为外用方,但外用美容方剂的剂型仅有膏脂剂、薰剂、粉剂几种,多为单方或两三味药,用药途径也较单一。而到晋唐时期除内服美容方剂剂型已具备丸、散、膏、汤、酒等基本剂型,外用方剂亦增加了洗剂、粉剂、酒剂、醋剂、蜜剂、澡豆剂等。以膏脂剂剂型较多且颇具特色,既有用动、植物油脂直接和药调成的调膏,又有以水或酒将药物加热、滤净去渣而成;既有加热浓缩的熬膏,又有以动、植物油直接煎熬药物的油脂膏、蜡脂膏,还有捣研膏、醋膏、蜜膏等等,极大地丰富了中医美容方剂的剂型。

³¹葛洪. 肘后备急方. 天津: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 2000. 176.

³²葛洪. 肘后备急方. 天津: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0. 176.

³³孙思邈. 千金方.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998. 128.

3.3.4 成药的出现

为供长期用药和随时取药方便之需，一部分美容方剂被制成了成药，并用特定的容器储存。如治疗狐臭的方剂需要长期用药，《肘后备急方》中一首治疗腋下狐臭方就用绢囊盛烧好的矾石末，以常粉腋下。还有许多保健修饰类美容方如面脂面膏、澡豆、唇脂、手膏等因为平时常用，故亦被制成成药以供随时取用。面脂面膏由于含有动物脂肪，容易变质，因此许多方后均指出需用瓷器秘贮勿令泻气。对于一些由大量香药组成的方剂则尤其要注意储存以防止其香气挥发，如孙氏《千金翼方》中1首浥衣香方就提到其制成后“若置衣箱中，必须绵裹之，不得用纸，秋冬犹着，盛热暑之时令香速浥。”^[34]

³⁴孙思邈. 千金方.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998. 584.

4 中医美容方剂的特点

4.1 与美容化妆品的融合

中医美容方剂发展到晋唐时期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与化妆品的紧密融合,下文在阐述这一特点之前,将首先对西晋以前修饰化妆品的发展状况进行简要地回顾,以期更好地展现中医美容方剂与化妆品的历史结合过程。

4.1.1 西晋以前化妆品的发展概况

我国人民化妆的历史久远,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山顶洞人”就戴上了用磨制过的动物牙齿串成的项链,并且用赤铁矿来装饰自己。^[35]据《中华古今注》、《博物志》等文献记载,夏商周时期女性已用铅粉来涂面作妆。除敷粉增白外,亦用朱砂来装饰面部和唇部。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商代宫廷贵族妇女生活用品中,除铜镜、梳等化妆用具之外,还有用于研磨朱砂的白玉臼、杵及调色盘样物件,上面均粘有朱砂。属于夏商时期的四川广汉三星堆文化遗址出土的青铜头像和人面像中,脸部和唇部涂朱所用的就是朱砂。^[36]但由于受生产力条件的限制以及巫术、礼制的禁锢,此期化妆美容的发展较为缓慢。

春秋战国时期,个体意识的觉醒,爱美重容之风的兴盛,诸子百家对美之真谛的探讨,给美容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化妆品不仅种类日益丰富,并且逐渐由宫廷向民间普及。后世化妆品的基本种类在此期均已具备,如修饰护理面、唇、发、眉的“脂”、“泽”、“粉”、“黛”等,以达到改善其颜色、光泽度和形状的目的。“脂”、“泽”均以动植物油脂为主要原料,用来润泽皮肤和毛发。

《释名·释首饰》曰:“脂,砥也,著面柔滑如砥石也。”^[37]唇脂常加入朱砂使其呈红色,如《释名》曰:“唇脂,以丹作,像唇赤也。”^[38]用于润泽护理头发的膏脂称“泽”,常加入香料,故亦称“香泽”,《释名》释曰:“香泽者,人发恒

³⁵贾兰坡. 北京人的故居.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58. 41.

³⁶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省广汉县文化局. 广汉三星堆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 1987, 10:1.

³⁷任继昉. 释名汇校. 济南: 齐鲁书社, 2006. 253.

³⁸任继昉. 释名汇校. 济南: 齐鲁书社, 2006. 254.

枯悴，以此濡泽之。”^[39]“黛”为画眉用品，《说文解字》中作“𡇗”，其意为“画眉也”。当时画眉常先剃去眉毛，再画上自己喜爱的眉型，如《释名》曰：“黛，代也，灭眉毛去之，以此画代其处也。”^[40]“黛”所用材料在文献中无明确记载，推测可能为石涅，即石墨，《山海经》中有载：“女床之山……多石涅”^[41]，说明当时人们已发现了石墨资源，用此来画眉是很有可能。后来以石墨作黛又称石黛，如南朝诗人徐陵诗曰：“南都石黛最发双蛾，北地𡇗支偏开两靥”。^[42]

除修饰性化妆品外，还有用于清洁美容的化妆品。我国很早就喜用香沐浴，如《周礼·春官·女巫》中载“女巫掌岁时祓除、𡇗浴”^[43]郑玄注曰：“岁时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类”^[44]。又注曰：“𡇗浴谓以香薰草药沐浴。”^[45]用芳香类草药沐浴不仅能起到香身的美容作用，还具备保健祛病之功。《国语·齐语》中亦载“比至，三𡇗、三浴之。”^[46]“𡇗”，韦昭注曰：“以香涂身曰𡇗，亦或为薰。”^[47]此外还用米汁来沐浴洗面，如《礼记·内则》中提到“其间面垢，𡇗潘请𡇗”^[48]，“潘”即米汁。沐发亦用潘汁，但与洗面所用谷物不同，如书中又载：“日五盥，沐稷而𡇗粱”^[49]，其后注曰：“取稷粱之潘汁，用将洗面沐发，并须滑故也。然此大夫礼耳，又人君沐𡇗皆粱也。”^[50]可见当时粱较稷为上品，故国君沐发亦用粱以体现其身份高贵。

汉代由于民族融合和中外交流的扩大，丰富了化妆品的来源和材料，如胭脂就由西域传入，崔豹《古今注》载：“燕支，叶似蒴花，似菖蒲，出西方，土人以染名为燕支，中国人谓之红蓝，以染粉为妇人面色，谓为燕支粉也。”^[51]虽然胭脂具体始于已无从考证，但至少可知当时胭脂以红蓝花为主要原料，亦有用紫草者。汉代化妆美容已十分普遍，皇宫中男子亦常傅粉。由于化妆品有着极大的

³⁹任继昉. 释名汇校. 济南: 齐鲁书社, 2006. 254.

⁴⁰任继昉. 释名汇校. 济南: 齐鲁书社, 2006. 254.

⁴¹陈成. 山海经译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44.

⁴²徐陵. 玉台新咏.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2.

⁴³杨天宇. 周礼译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373.

⁴⁴杨天宇. 周礼译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373.

⁴⁵杨天宇. 周礼译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373.

⁴⁶左丘明. 国语. 济南: 齐鲁书社, 2005. 108.

⁴⁷左丘明. 国语. 济南: 齐鲁书社, 2005. 109.

⁴⁸郑玄. 礼记正义(中)/十三经注疏. 李学勤, 编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836.

⁴⁹郑玄. 礼记正义(中)/十三经注疏. 李学勤, 编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884.

⁵⁰郑玄. 礼记正义(中)/十三经注疏. 李学勤, 编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885.

⁵¹商务印书馆四库全书工作委员会编. 文津阁四库全书·第二八〇册·古今注.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760.

社会需求，以至于专门经营化妆品的商人大发其财，《汉书》就有“翁伯以贩脂而倾县邑”^[52]的记载。为了维持商业利润，经营者对其化妆品的配方严格保密，这可能是西晋以前化妆品尽管已较丰富但却不见载于诸书的原因之一。虽然现今没有西晋以前化妆品的具体配方及制作方法的文献记载，但从《神农本草经》载“白芷……长肌肤、润泽，可作面脂”^[53]一条可以推测至少在汉代，面脂中已加入了一些具有美容功效的药物，使其具有更好的美容效果。

纵观西晋以前化妆品的发展历程，其诞生源于人类对自身形象美的追求，受不同历史时期经济文化的影响有着不同程度的发展。其原料来源于天然动植物或矿物，以妆饰美容为主要目的，兼具保健防病之功。尽管在汉代化妆品已呈现与中医美容方剂结合的趋势，但两者真正的紧密结合却是在晋唐时期才实现。

4.1.2 晋唐时期中医美容方剂与化妆品的相互融合

现存最早载录化妆品组成与制备的医书是《肘后备急方》，其中就有香泽、手脂、荳蔻香藻、熏衣香方等化妆品，尽管数量不多，但却初步体现了中医美容方剂与化妆品的结合。和《齐民要术》中所载的化妆品相比，葛氏书中的化妆品在起到修饰美容作用的同时更具备保健治疗之功，并且体现了中医组方用药的原则。但除葛氏《肘后方》外，现存两晋时期医方书中却未见对保健化妆品的载录，这可能与当时的历史环境有关，亦与化妆品的保密性有关。

孙思邈在《千金翼方》卷五“妇人面药”中证实了这一事实，其曰：“面脂手膏，衣香藻豆，仕人贵胜，皆是所要。然今之医门极为秘惜，不许子弟泻漏一法，至于父子之间亦不传示。”^[54]可见唐代由于经济的繁荣，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妆品的需求日益强烈，但化妆品配方保密的现象却有增无减。生活在民间的孙思邈感受到了民众的强烈需求，为不使愚于天下，令至道不行，拥蔽圣人之意，广泛收集公布了许多面脂、手膏、衣香、藻豆等日常保健化妆品，成为晋唐时期第一位将美容方剂大量载录于书的医家，极大地促进了中医美容方剂的传播与发展。至孙氏以后，唐代许多医家亦著书布公化妆品，其中以王焘的《外台秘要方》载录化妆品最为丰富全面，其于卷三十二中载有面膏面脂、澡豆、手膏、

⁵²班固. 汉书.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1105.

⁵³吴普等. 神农本草经.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 68.

⁵⁴孙思邈. 千金方.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8. 581.

口脂、甲煎、胭脂、水银霜、鹿角桃花粉、熏衣湿香方和褰衣干香方共 48 首，种类繁多，制备过程详实，如一首崔氏烧甲煎香泽合口脂方就有近千字的制备说明，其中还包括紫色、朱色、肉色三种不同颜色口脂的制作方法。

另一外面，孙氏的论述也说明唐代已有许多医家涉及美容化妆品行业，医家的参与为中医美容方剂与化妆品的结合提供了重要条件。唐代化妆品与美容方剂的结合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将化妆品的基本成分中加入治疗性中药，使其既具有修饰保健之功又能治疗损美性疾病，达到更好的美容效果。如孙氏《千金要方》与《翼方》中的面脂面膏和澡豆本来是人们日常生活常用的保健化妆品，而孙氏将其中加入祛风、行气活血类的药物，按中医配伍理论组成既具有洁面悦泽功效，又能治疗面黧黯、黧疱等面部损美性疾病的美容方剂。其次，将治疗美容方剂和化妆品配合使用来达到效果。如《肘后方》中一首治疗面生疮疮的方就将黄连二两，蛇床子四合捣末，以面脂和涂面。一首疗妇人面上粉滓的赤膏方亦是药成后以面脂一升纳药中，和搅令极稠，一如敷面脂法。中医美容方剂与化妆品的结合是中医美容方剂和化妆品各自发展的需要和体现，两者的相互融合既扩大了中医美容方剂的应用范围，有利于新剂型的创制，同时亦使化妆品不仅局限于对容貌的修饰作用，更从保健治病角度，起到更好的美容效果。从此保健修饰化妆品成为了中医美容方剂的一部分，和治疗美容方剂相得益彰。

4.2 经验用方的积累阶段

晋唐时期的中医美容方剂结束了西晋以前苦于方少的阶段，历经数百年发展，其方剂剂型日益丰富，治疗损美性疾病范围逐渐扩大，组方用药日益精当，但总体来说仍处于经验用方阶段。

晋唐时期的医家十分注重医疗实践，重视方剂的实用性，大量吸收了许多民间的验方、秘方以及外域、少数民族的经验方，因此此期许多美容方后都有“效”、“验”、“神验”、“妙”等具体疗效的描述，可见医家对方剂疗效验证的重视。

首先，此期对美容方的分类是从属于临床治疗，主要采取以病类方的分类法。如《外台秘要》卷三十二就把面部美容方分为“面膏面脂兼疗面病方”、“洗面药方”、“面色光悦方”、“令面色白方”、“面肝方”、“面肝黯方”、“面肝皤方”、“面皤皤方”、“面粉滓方”、“化面方”、“杂疗面方” 11 类。

其次，大部分美容方剂无方名，而只冠以该方剂所主病症如“备急疗面肝疱方”。亦有少数方剂以方中主药命名，如木兰膏、麝香膏等。体现了经验用方的特点。

其次，从美容方剂用药来看，除面脂面膏等与化妆修饰美容相关的方剂用药制备较复杂，大多数方剂的药味少，制备简单，以 2、3 味药的方剂占大多数，单味药的方剂亦较多，其药物来源广泛，一些不见于本草记载，体现了医家广泛收集民间经验方的成果。

通过经验用方阶段的积累，此期已有了一些组方用药规律的总结，如《本草经集注》“鹰屎白”一条谓：“只单用白，亦不能灭瘢。复应合诸药，僵蚕、衣鱼之属以为膏也。”^[55]此类规律的总结为以后中医美容方剂向理论用方发展奠定了基础。

4.3 用药风尚

晋唐中医美容方剂的用药较西晋以前丰富了许多，且基本建立了后世的用药法则，如常用祛风类药物，行气活血类药物等，但为不雷同于方家研究，下文不采取方剂学方法分析这些用药特点，而主要从历史文化角度阐述晋唐美容方剂用药的人文特色。

4.3.1 取象比类

晋唐时期中医美容方剂中以头面美容方剂最丰富，其中面部美容方剂又以美白方为最，美白方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均选用大量带白字和白色的药物，如白芷、白术、白鲜皮、白蔹、白附子、白茯苓、白豆面、白僵蚕、白檀香、鹰屎白、鸡子白、白瓜子、白胶、白蜜、白蜡等。当时医家取药物色白之象比类人面色，认为使用此类药物后其色白之象就会转移到人体，因而能起到美白的功效。

此外取象比类用药法还体现在对玉屑的使用上。玉历来被人们喜好，以前只是作为饰品，到晋唐时期却被磨成玉屑加入到美容方剂当中，《千金要方》“面药”中就载录有三首玉屑面脂面膏方，一方谓其能“令黑者皆白，老者皆少”^[56]，

⁵⁵陶弘景. 本草经集注.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4. 2.

⁵⁶孙思邈. 千金方.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8. 128.

一方“治面无光泽，皮肉皴黑，久用之令人洁白光润”^[57]，其方剂药味庞大，美白效果并非出于玉屑之功，但亦是根据取象比类，使医家相信用玉屑涂面能使玉屑光润洁白的色泽转移到人面，从而达到色如美玉一样的美容效果。此外花类亦是常用的美容药物，花朵赏心悦目，既有红润的色泽，又呈娇艳婀娜之态，历来被文人骚客称道，以至于用“花容月貌”来形容容貌的美好。《肘后备急方》中就载有三首内服桃花美颜色的方剂，一方“取三树桃花，阴干，末之。食前服方寸匕，日三。”^[58]方后注有：“姚云：并细腰身”^[59]；一方用桃花和白瓜子、白杨皮一起捣末服用，且方后云：“欲白加瓜子，欲赤加桃花。”^[60]可见医家认为白瓜子、白杨皮能使皮肤色白，加上红艳的桃花后便能收白里透红之效，而又可通过对增白功效药物和悦色功效药物药量比重的调整来满足个人对肤色偏白或偏红的不同需求。《神农本草经》中亦谓：“桃花……令人好颜色”^[61]。此外，亦有服菊花，如《外台秘要》“变白发染发方”中就有一首“范汪王子乔服菊，增年变白方”^[62]，其用菊和蜜服，谓“百日身体润，一年白发变黑，二年齿落复生，三年八十者变童儿”。^[63]亦是当时服食养生的体现。

4.3.2 喜用香药

我国使用芳香类药物的历史悠久，早在《周礼·春官·女巫》中就载有：“女巫掌岁时祓除、釁浴”^[64]，郑玄注曰：“岁时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类”^[65]。又注曰：“釁浴谓以香薰草药沐浴。”^[66]《山海经》中载：“薰草，麻叶而方茎，赤华而黑实，臭如藝芜，佩之可以已疢。”^[67]，可谓现存对芳香植物防病功效的最早记载。《神农本草经》中亦记载了木香、藝芜、杜若、木兰等大量香药的治疗功效。

对芳香植物的应用在经历巫风炽盛的商周时期又被渗入了巫术的成分，因为

⁵⁷孙思邈. 千金方.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8. 127.

⁵⁸葛洪. 肘后备急方. 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 178.

⁵⁹葛洪. 肘后备急方. 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 178.

⁶⁰葛洪. 肘后备急方. 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 178.

⁶¹吴普等. 神农本草经.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 127.

⁶²王焘. 外台秘要方.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3. 636.

⁶³王焘. 外台秘要方.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3. 636.

⁶⁴杨天宇. 周礼译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373.

⁶⁵杨天宇. 周礼译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373.

⁶⁶杨天宇. 周礼译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373.

⁶⁷陈成. 山海经译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34.

当时认为疾病为鬼作祟，而香药在预防和控制疾病中所起的有效作用使商周的巫们认为其具有驱鬼之功，这一认识对后世影响很大，《神农本草经》中所载的许多香药都谓其主邪气，辟毒疫温鬼。香药还被文人赋予了品德高尚的象征，如屈原在其《离骚》中就提到了多种香药，如白芷、茵桂、杜衡、细辛、木香等，以此来类比自身品质修为。文人的这一心理是共通的，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玄学的兴起，士人们对内在精神透露出来的悠远飘逸的气质极为欣赏和赞美，香药正符合了这一特征，因此也得到了士族的喜爱。而随着佛教与道教的兴起，香药亦均被二者推崇，佛教徒用之敬佛，道教徒用之养性。

至唐代由于社会经济繁荣，再加上佛教兴盛，对香药的崇尚和使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随着与国外交流的扩大，印度、波斯等地的香药也传入中国，扩大了香药的品种和使用范围。《隋书·经籍志》中记载以香方命名的医书就有5部，惜这些方书已佚失。《医心方》中就引录有《隋炀帝后宫诸香药方》，载有治疗狐臭、口臭方各一首。

由于芳香类药物具有走窜之性，能开窍、通经络，使血气通行，荣卫和畅，因此被广泛应用于内服外用各种美容方剂中。但由于香药性辛温走窜，过多使用对身体亦有不利影响，香药的滥用给后世特别是宋代带来了较大的影响。

5 讨论

5.1 晋唐时期中医美容方剂发展的原因分析

5.1.1 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繁荣

两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总体战乱不断,但仍有相对安定的时期和区域,如东晋时期广大的江南地区未受战争影响,大量随晋室南迁的手工业者、农民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兴盛。北魏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就是对当时和前代农业、手工业生产经验的总结,其内容宏富涉及面广,尤其书中还记载了燕支、香泽、面脂、手药、紫粉、白粉、香粉的配方和制作方法,体现了当时美容化妆品的发展情况。

隋唐时期特别是唐代是中国封建王朝的繁盛时期,国家统一,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百姓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社会对美容的需求增大,为中医美容方剂的创制提供了客观条件。

总之,社会的稳定使人们有精力去顾及美容,为美容方剂的发展提供了动力,经济的繁荣又为美容方剂的创制提供了客观条件。

5.1.2 社会普遍对美的追求

两晋南北朝是继春秋战国后人的个体意识再度觉醒的时代,士人普遍表现出对具有生命力的事物的欣赏和赞美。当时士人风度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人物品藻,而首要是仪容,有学者认为时人对容貌美的重视已达到唯美的程度。此期是美学思想高度发展的时期,如葛洪在其《抱朴子》中就论述了丰富的美学思想。如其指出美具有客观性,但又和审美主体的认识有关,同一审美对象会因爱憎、偏好、生活习俗等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审美评价。在“文”与“质”的关系方面既注重内在的质美,又提倡必要的文饰,强调人为之美的重要性,但必须与质美结合,反对离开内容而徒事外在的妆饰之美。葛洪的美学思想指导着其方剂创制的实践,如其对文与质的并重使其成为两晋南北朝时期收录保健美容方剂和修饰美容方剂最多的医家。

隋唐总结和继承了两晋南北朝文化的优秀成果,又广泛吸收国内外各民族的文化精华,成就了各方面辉煌灿烂的文化。由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美容亦成为民间女子的迫切需求,但由于美容长期集中于宫廷当中,诸医家又各秘美容方不传,盖感于此孙思邈才将大量的美容方剂公布于民间。

5.1.3 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

东晋以前,汉族女子由于受儒家纲常思想的影响,社会地位一直较低,而到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胡汉民族的融合,受胡文化影响,北方女子表现出了与南方女子鲜明的差异,如颜之推在其《颜氏家训》中曰:“江东妇女,略无交游,其婚姻之家,或十数年间,未相识者,惟以信命赠遗,致殷勤焉。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填街衢,绮罗盈府寺,代子求官,为夫诉屈。此乃恒、代之遗风乎?”^[68]可谓这一世风的反应。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主要表现在从政和婚姻方面。北魏文成帝皇后冯氏就临朝执政达25年之久,政绩广受称道。据《魏书·皇后列传》记载执政皇后先后有4位。而在婚姻方面北方妇女的贞洁观也相对淡薄,社会亦不以寡妇再嫁为耻,因此无论胡人汉人,贵妇平民,寡妇再嫁现象十分普遍。

至隋唐时期由于南北统一,文化逐渐融合,特别是唐代妇女的社会地位更达到了封建社会少有的高度,虽然整个社会仍以男权为中心,但女性亦被给予了一定的重视,如《唐律疏议》的婚律在规定男子可以休妻的条件同时也规定了女子可以不接受离婚的情况,还规定了女子可以提出离婚的条件,以及女子改嫁和再嫁不受法律限制。由于对妇女限制的减弱,使得唐代的女子敢于表现自己,积极活跃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如政治方面,历代都禁止后宫干政,但唐代统治者却平等对待后宫女子的言论,皇后妃子普遍关心政事,使女谏成为唐代宫廷政治的一大特色。正因为唐代后宫涉政的风气,才成就了武则天这位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女皇帝,而武则天执政期间又积极致力于女性地位的提高,改变了社会上对女子的传统看法。军事方面则表现在许多女性逢国家危难之时都积极挺身而出,如安史之乱时就有三位女性毅然向肃忠请命前去讨贼,被肃忠授予果毅将军领兵作战,体现了唐代女子以国家为己任的豪情。除政治和军事外,

⁶⁸颜之推. 颜氏家训.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38.

妇女的经济地位亦有所提高,如唐代法律规定女子有一定的财产继承权,此外经商的女性亦不罕见,甚至还有掌控数百工人的女商业家。唐代女子受教育的普遍程度和文化程度也较高,女诗人、女画家略见不鲜。

总之,由于晋唐时期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女性的美容需求也为社会所重视,为美容方剂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如孙思邈就是一个十分重视妇女的医家,他不仅在《千金要方》中将妇人诸方列于开篇论述,更于《千金翼方》中专辟“妇人面药”载录了大量的美容方剂。

5.1.4 医学的发展对美容方剂的影响

晋唐时期医学在经历两晋南北朝时期经验积累的基础上,到唐代出现了医学各方面的发展,不仅医方书的数量大大增加,本草食疗类著作也较之前极大地丰富。对损美性疾病认识的深入和治疗药物范围的扩大促进了美容方剂的创新。

晋唐时期的一些统治者较重视医学,如南朝梁武帝就支持陶弘景编撰了《本草经集注》,隋炀帝亦令众医家编撰了大型方书《四海类聚方》与我国第一部病因病理症候学专著《诸病源候论》,唐代更有政府设立的药用植物园以及官修药典颁布。统治阶级对医学的重视亦促进了美容方剂的研制与发展,如梁简文帝萧纲所撰的《如意方》中就载有大量的美容方剂。上之所好,下必趋之若鹜,统治阶级对医学的态度亦极大影响着下面的官员,许多士大夫都兼修医学,这些人由于所处社会地位高,更有条件接触美容方面的内容,因此许多官员所撰医书中均载录有大量的美容方剂,为隋唐美容方剂的丰富作出了贡献。

晋唐时期随着用药经验的丰富,发现了许多不见载于前世本草如《神农本草经》中的药物,如梁代陶弘景所撰之《本草经集注》就在《本经》365种药物的基础上增加至730种,并且还发现了一些原来药物的美容功效,如蛇床子在《本经》中未论及其有美容功效,而在《集注》中补充了它久服能“好颜色”^[69]的功效;又如藁本一药,《集注》在《神农本草经》的“长肌肤,悦颜色”^[70]的基础上,又补充了“可作沐药面脂”^[71]。唐代孟洗所著之《食疗本草》是我国第一部食疗本草专著,其中记载了不少治疗和保健美容食物,丰富了食物方面的药

⁶⁹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4.234.

⁷⁰吴普等.神农本草经.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72.

⁷¹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4.270.

用来源。此外,各民族的融合与对外交流的扩大,也促使了外域和少数民族的药物的大量引入,如美容方剂中许多常用的香药如零陵香、白附子等就来自西域波斯,还有一些药物如酥、牛羊乳显系来自北方游牧民族。医家对民间单验方的吸收也促进了一些新的美容药物的发现。食物与药物范围的扩大为中医美容新方的创制提供了条件。

总之,医学在两晋南北朝时期经验积累和隋唐时期总结发展的基础上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为美容方剂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又由于社会对美容方剂的需求,促使晋唐时期成为了美容方剂发展史上较为繁盛的时期。

5.2 晋唐时期中医美容方剂的历史地位与影响

晋唐时期的美容方剂结束了西晋以前苦于方少的局面,在西晋以前仅有《五十二病方》一书载有少量美容治疗方剂,且用药组方原始,治疗损美性疾病的范围亦较狭窄。而晋唐时期不仅有大量医书收载了中医美容方剂,方书中还首次出现了美容专篇。从晋唐诸医书收载的美容方剂来看,不仅治疗美容方剂数量增多,针对的损美性疾病范围扩大,还首次出现了美容保健方剂,其方剂剂型无论外用方或内服方均有新发展,尤其还出现了成方以供长期用药和随时取用的需要。

晋唐时期的美容方剂在继承前代美容方药经验成果的基础上,又立足于现代医疗实践不断有所发展和创新。晋唐医家注重方剂的临床疗效,在吸收前人美容方药经验的基础上,又积极致力于从民间和其他民族以及国外吸收有效的美容方剂。晋唐时期的美容方剂从属于疾病治疗,以外用方占绝大多数,大部分方剂都没有方名,方剂分类亦是按所治疗的损美性疾病或具备的美容功效类方。所以此期的美容方剂尽管较西晋以前有了很大发展,且开始有了一些组方用药规律的总结,但从整体上说仍处于经验用方阶段。但这一阶段对后世美容方剂逐步总结规律而发展到理论用方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过渡时期,并且由于晋唐美容方剂显著的临床疗效,一些方剂一直被后世医家沿用。如宋初编撰的大型方书《太平圣惠方》就按晋唐时期对美容方剂的分类方法分门别类的收录了大量宋以前、的美容方剂,其中就包括了大量晋唐时期的美容方剂。北宋中后期成书的《证类本草》与明代后期成书的《本草纲目》中亦收录了许多晋唐时期的美容方剂,且均注明出处,为保存晋唐美容方剂做出了贡献。

总之，晋唐时期的中医美容方剂在整个中医美容方剂发展史上是一个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时期，与西晋以前相比，中医美容方剂得到了极大地丰富和发展，基本上奠定了后世美容方剂组方用药的基础。此期虽然仍处于经验用方阶段，缺乏对组方用药规律的总结，但其既重视继承与利用前人成果，又在此基础上积极发展创新，并注重广泛收集民间以及各民族、各地域经验的态度，都值得后世致力于美容基础研究与临床工作的医家吸收与借鉴。

6 结论

晋唐时期是中医美容方剂丰富发展的时期，西晋以前，中医美容方剂的数量极为有限，而在西晋以后，这种状况大为改观，不仅晋唐诸书纷载美容方，此期的许多方书还开始设了美容专篇。《肘后备急方》是晋唐时期第一部集中载录中医美容方剂的古籍，亦是现存两晋南北朝时期古籍中收载美容方剂种类与数量最多的医书，除载有许多损美性疾病的治疗方剂外，还有一些保健修饰美容方剂。除《肘后备急方》外，《刘涓子鬼遗方》、《范汪方》、《深师方》、《如意方》等医书均载有美容方剂。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美容方剂以美容治疗方剂为主，大多数方剂组成简单，药味少，体现了经验用方的特点。

隋唐时期的美容方剂总体表现出对两晋南北朝时期美容方剂的广征博采，出现了一些集大成之作，如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各辟“面药”与“妇人面药”篇论述美容方，不仅收录了大量的美容治疗方剂，还载录了丰富的美容保健方剂和修饰美容方；王焘的《外台秘要》更是专辟一卷引录大量唐以前医书中的美容方剂，并且详加分类，不仅是现存晋唐时期载录美容方剂最多的医书，也是种类最丰富的，对保存晋唐美容方剂贡献卓著。

晋唐医家既积极吸收与继承前代美容方药成果，又立足于当代医疗实践，不断创制新方。历经晋唐数代发展，美容方剂的数量较西晋以前大大增多，创制了大量的新方，不仅治疗损美性疾病的范围日益扩大，各种保健美容方剂也逐渐丰富，方剂剂型也有了新发展，还出现了成方。

中医美容方剂发展到晋唐时期表现出与化妆品的紧密融合，西晋以前尽管化妆品有了一定发展，亦有与中医美容方剂结合的趋势，但两者真正的紧密结合却是在晋唐时期才实现。两者的结合不仅体现在一些晋唐医书如《肘后备急方》、《千金方》和《外台秘要》等均有对修饰化妆品的记载，更表现在化妆品中按中医组方配伍原则加入了治疗性药物，以及中医美容方剂和化妆品的配合使用，两者的相互融合既扩大了中医美容方剂的应用范围，有利于新剂型的创制，同时亦使化妆品不仅局限于对容貌的修饰作用，更从保健治病角度，起到更好的美容效果。

晋唐时期虽然中医美容方剂得到了极大地丰富与发展,但仍处在经验用方阶段,多数方剂为医家临证经验总结和从民间各地搜集的效验方,故多数方剂无方名,从属于疾病治疗。其用药具有象形比类的特点,芳香类药物的运用亦是一大特色,喜用香药的世风对后世特别是宋代美容方剂乃至整个用方状况影响较大。

总之,晋唐时期由于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繁荣,为美容方剂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客观环境和物质支持,社会普遍对美的追求与美学思想的兴盛又为美容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和思想基础,由于女性地位的提高,使得女性美容的需要开始为社会所重视,医学的发展又促使此期医家在吸收前人美容方药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发展与创新,从而成就了晋唐时期在整个美容发展史上的地位。

参考文献

1. 任娟莉.《千金方》去黥黯方应用探要.陕西中医,2003,24(1).
2. 吴志明,石瑜,李丽琼等.对《千金方》中有关“面药”作用与功能的认识.云南中医学院学报,2004,27(3).
3. 王红松.《千金方》中美容方的组方特色探讨.中国美容医学,2007,16(11).
4. 张昱.《本草纲目》中的美容方.湖南中医药导报,1998,4(8).
5. 余剑萍.试论《本草纲目》中美容方药应用特色.时珍国医药,1999,10(9).
6. 熊洪艳,秦竹,张胜等.《香奁润色》头面部美容方剂组方用药特点.云南中医学院学报,2005,28(2).
7. 刘爱玲,周光.中医外用美容方药研究.辽宁中医杂志,2004,31(2).
8. 秦竹,张胜,熊洪艳等.中医美容方剂组方特点及配伍规律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中医药学刊,2005,23(12).
9. 文小平.历代中医美容方剂数据库的建立与分析.中医文献杂志,2007,2.
10. 黄霏莉,余靖主编.中医美容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3.
11. 中医药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中医药学名词.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
12. 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07.
13. 陈成.山海经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14. 马继兴.马王堆古医书考释.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
15. 吴普等.神农本草经.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
16. 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4.
17. 王焘.外台秘要方.北京:华夏出版社,1993.
18. 丹波元胤.中国医籍考.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
19. 丹波康赖.医心方.北京:华夏出版社,1993.
20. 葛洪.肘后备急方.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
21. 杨天宇.周礼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22. 孙思邈.千金方.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8.
23. 贾兰坡.北京人的故居.北京:北京出版社,1958.
24.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省广汉县文化局.广汉

三星堆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 1987.

25. 任继昉. 释名汇校. 济南: 齐鲁书社, 2006.

26. 徐陵. 玉台新咏.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27. 左丘明. 国语. 济南: 齐鲁书社, 2005.

28. 郑玄. 礼记正义(中)/十三经注疏. 李学勤编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29. 商务印书馆四库全书工作委员会编. 文津阁四库全书·第二八〇册·古今注.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30. 班固. 汉书.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0.

31. 颜之推. 颜氏家训.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致谢

由衷感谢导师廖果研究员对论文的悉心指导，在百忙之中仍给予了我大量的支持与帮助。导师在三年的学习与生活中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谆谆教诲，使我受益匪浅。导师为育我成才付出了极大的精力和心血，在此致以我最崇高的敬意和最真挚的感谢！

感谢评阅论文和参加答辩的李经纬老师、傅芳老师、梁峻老师、胡晓峰老师、王振瑞老师，您们在百忙之中仍对论文进行了细致地审阅，并给予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在此深表感谢！

感谢参与论文开题的梁永宣老师、梁峻老师、朱建平老师、任旭老师、万芳老师、张志斌老师、肖永芝老师、郑金生老师，正因为有您们所提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才使论文更加丰富和完善。

感谢刘学春老师在三年学习和生活中给予的诸多关怀和帮助，您的指导使我受益良多，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感谢医史所科研办的黄齐霞老师对我三年学习生活的帮助和关怀！

感谢医史所各位专家和老师在三年的学习过程中给予的指导和帮助！

感谢学院所有教育、指导、帮助过我的老师们！

感谢我的家人对我学业的支持！感谢妹妹在论文资料整理过程中提供的帮助！

感谢所有在学习和生活上给予我鼓励、支持和帮助的同窗、学长们！

个人简历

李瑶，女，1982年11月生，汉族，湖南人。2000年考入湖南中医药大学中医学（医学英语方向）专业，在校期间，系统学习了中医基础理论知识，参加了中西医临床实习，英语通过了国家六级考试。

为进一步深造，于2006年9月考入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史文献研究所，师从廖果研究员，经过三年的学习与科研工作，初步掌握了专业基础知识，科研能力有了较大提高。研究生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书籍有：

《血证论》（见：《中医必读百本名著·内科卷》，华夏出版社，2007年）校注者

《先秦时期中医美容概述》（《中华医史杂志》，2009年3月，第39卷，第2期）作者